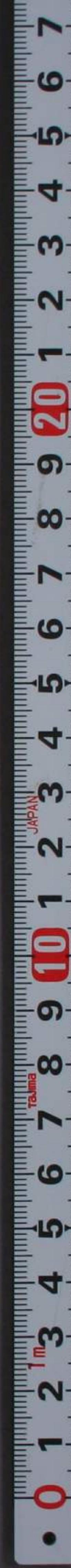


補正輯光傷寒論

上



城門
號268
卷一

東洞吉蓋先生遺教
貉豆岑 先生閱

補正
輯光

傷寒論

續古堂藏



補正輯光傷寒論序

貉丘翁門人子約君彝子行三子
示其所校輯光傷寒論於余且謂
曰吾儕不敏從事於疾醫之道久
矣而古疾醫之道陵遲陰陽五行
之言興加之以神仙妄誕之說牽
強附會以論醫事夫陰陽五行之
於醫事也譬之猶塵飯土羹可以

戲而不可以食與可以論說而不
可以從事也。然弗復知其為空論
拉掌談語譟譟斷斷爭為口辯攘
臂而仍之當其從事也。任意作方
豈能師古乃生多岐以惑後人古
者論世之治亂謂有一治焉有一
亂焉陰陽五行之妨醫事可謂一
亂矣是醫之一變也後之耳食輩

辨麥之不辨臭味之不別非雷同
則吠聲其書則五車方則萬計巧
歷不能究其數也當其處方也試
被試此否則曰補其虛而不復知
攻病之術其意蓋謂與其過於攻
也寧過於補均是弗能治病橫夭
之莫赦悲夫是亦醫之一變也至
於吾吉益翁惟方與證可以從事

之察如陰陽五行表裏虛實等臆說皆弗取也復古疾醫之道以救民之疾病是勢是亦醫之一變也變而復古所謂一治者非邪夫醫書之存于今莫善於張氏傷寒論而今為王氏書此書也吉益翁刀圭之暇辨王氏空論不可以為法揭張氏方證可以救疾而教門人

小子者吾儕不敏妄不自揣敢校讐之以謀不朽不得已於先師之遺命也子其為我序之余曰善哉論醫之變以及東洞翁復古之業也余亦嘗聞翁以醫鳴於海以內矣然世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豈可名取人乎蓋翁之著書見尚於世于今久矣且其徒之嗣響而

在東都者其守也確乎其不可拔。由此觀之翁之不虛固勿論已且三子之與余歡有年于茲余審其孜孜精術以救民之實則愈益想見翁之道與德矣今閱此書其說甚簡大異乎世之著書華而不實博而寡要多言繁稱洋洋纓纓然徒以為誇具者易曰易則易知簡

則易從著書之意其在茲乎於戲復古之績救民之德余所欽也今又見三子謀不朽固將為左禮也而余之未學醫也即欲取蝥弧以先鳥恐不勝其任隴種而退耳嘉三子此舉亦猶瞽之於白黑與聾之於清濁與支離之攘臂也然既已欽之嘉之故弗辭不能聊書其

補正輯光傷寒論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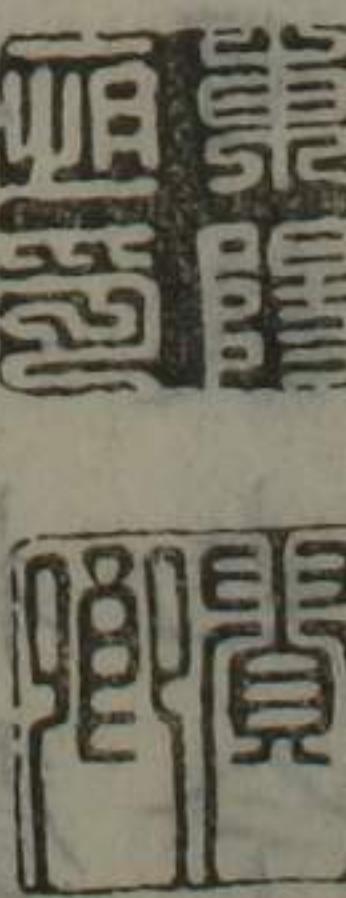
終古堂藏

所告以為序

文政四年歲在辛巳冬十二月

武藏 梶忠撰

東都 滕恒書



良醫外叢書之卷其五

補正輯光傷寒論凡例

不具昔審轉藥文集於東洞

一 謂丘先生教余輩以此書曰此是東洞先生遺教也先生在時爲諸弟子論辨傷寒論者具於此矣所論雖不甚多然可以從事者亦盡於此矣汝等熟此而後得毫無違於先師之教

一 謂丘先生嘗以此書屬余輩曰惜乎此書實可以爲後世疾醫之則者而未脫稿使讀者疑之余嘗欲考訂傳之不朽而今也老矣無能爲也汝等其勉之未果先生易簣嫡子四娟亦尋而就木嗚呼哀哉事殆乎已於是乎余與一二同志謀而有此

舉以繼先師之志

一東洞先生以豪傑之資，雄視古今，覺悟萬病，唯一
毒治疾病，唯隨證攻之而已矣。故其言往往有逆
於人耳者，大異乎世醫之所見也。人之不喜，不亦
宜乎？然篤信其教，而後知其不我欺也。東方朔曰：
有悖於目，而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其是之謂與。
於目而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其是之謂與。
一世之說，傷寒論者或有據前章以證後章，推後章
以知前章。東洞先生之教則不然，惟因一章以論
之，其有方無證，及證不具者，審辨藥之君佐，據傍

例以令知其方意，故今其證可以從事者加圈以
明之，其無益於事者，畫其上下以別之。其有證無
方者，舍而不論也。先生稱曰：醫之學也，方已蓋欲
使學者法夫華陀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心識
分銖，不假稱量也。不然不免太史公所謂人之所
病，病多醫之所病，病道少故也。

一凡稱證，闕證不具，誤矣。妄也，非疾醫之義也。之類
不辨，其所以然之故者居半，蓋欲令人思而得之
也，亦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之意。道固無隱乎爾，大
抵技之妙，非一朝一夕之所能得也。非遽數之所

能喻也、况人身之不同、疾病之多端乎、况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乎、學者非先入門隨教、有弗能盡得其術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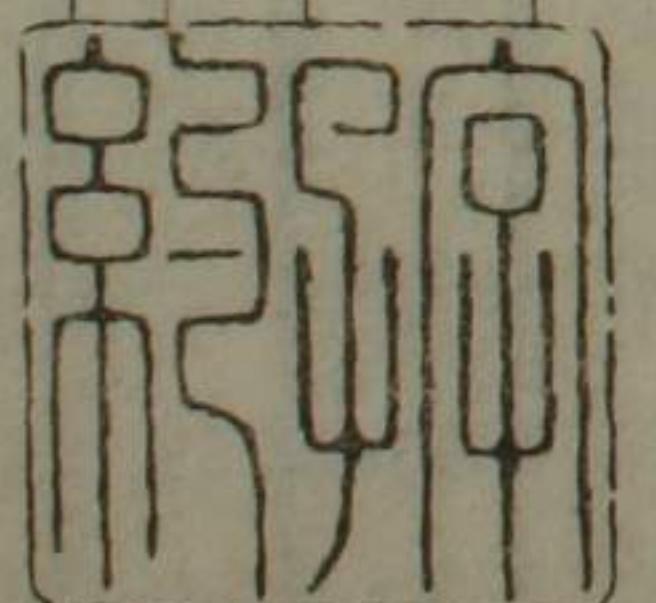
一此書東洞先生口授弟子之餘、命錄之者、而非親出於先生之手、且未脫稿、則不成語者、頗多矣、況以寫本行之久錯亂顛倒魯魚之誤、亦復不少矣、故今集數本而校之、義有可疑質之貉丘先生、不敢妄損益焉、恐乖先師之意也、至論所闕者、不成語者、而後補正焉、要之此書之作、在喻醫事、而在文辭、則少改字句、豈爲駁先生乎哉、其有乖繆

遺漏、若違古疾醫之義者、皆由余輩粗妄不精之所致、而非素出於先師之過者也、覽者其諒焉、

文政四年歲次辛巳冬十二月

椿齋

藤田大信謹識



輯光傷寒論序
語曰汝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蓋子夏長於文學以其所長自喜孔子乃欲以其所學施諸君子之事而不欲施諸小人之事也君子之事者治國安民是也小人之事者邊豆之末是也吾醫亦然欲救萬民之疾苦者是君子醫也惑乎陰陽本艸等末論而不能救疾苦者是小人醫也夫治疾之術方而已矣今求其方莫善於傷寒論而其書有衍文焉有脫字焉有後人攬入焉糅玉石而二之距非下和氏誰得而辨之余少潛心於醫事取此書而讀之旣知其爲寶矣

久之稍疑、非咸出於一手者、於是乎前後相照、彼是相校、詎勉從事、有_下年於茲、辨之以實驗之以疾、然後頗有所發明焉、能辨王氏之僞、以知張氏之真、真僞之辨、猶玉之與_下石也、則此書之貴實爲瑜瑕不掩之寶、豈不愉快哉、曩者有論著、以辨其可辨者、使從遊之士、由此以從事、而從遊之士、猶或患其未備、請益者數矣、因更_下斥其非、揭其是、使錄而誌之、聊以省口舌之勞、余豈與陰陽醫之徒爭衡哉、不欲使門人爲小人醫也、夫醫者掌疾病者也、是故學雖究古今、明雖察死生、然弗能救疾者、非疾醫之道也、疾醫之道、

唯在逐除疾病而已、然則方雖古而無驗乎、救疾者捨而不用焉、方雖今而有益乎、救疾者用而不捨焉、是爲得之、若有可能以救疾者、而猶漏脫焉、後之君子、幸補之益之、固所願云、于時明和二年乙酉孟春、

藝陽 吉益爲則公言撰

右東洞先生原序、貉丘先生在時、合數本校定、得之一本、今以冠篇首、藤田大信識

補正輯光傷寒論卷上

東洞吉益先生 遺教

貉丘岑 先生 閱

常陸 藤田大信

門人

上毛 不鶴田 眞 補正

東都 向田 迪

辨脈法第一 平脈法第二 並論略

夫脈人人而異千狀萬形不可得而詳焉扁鵲曰
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
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是

扁鵲不專於脈也，可以徵矣。今此篇以脈辨死生存亡，以陰陽五行、內外虛實飾其說，不啻無益于治療大害于古道，非疾醫之論也。王安道謂辨脈法平脈法，王叔和所增入可謂卓見矣。且其文大類乎其所著脈經之體，則無可疑焉。者要之虛論臆說，壅蔽古義，以惑後人，不可不審察也。

傷寒例第三 論略

此篇引陰陽大論以明傷寒之義，立候例、垂戒訓，以爲此書之標準。其論以五運六氣爲要，以虛實爲機，辨之以臆，推之以鑿，其言巧而如可聽，其理

迂而遠於事實，亦王氏所爲也。若拘此論，則弗能得古道而救疾矣。傷寒義詳於下。

辨痙濕暍脈證第四 論略

痙濕暍三種，爲與傷寒相似，故此見之，是不知疾醫之道者之言也。仲景曰：隨證治之。由此思之，徒論風寒暑濕，辨病因病名，以爲治本者，非仲景之意也。夫風寒暑濕者，天地之所爲，四時之正氣也，萬物化育於其中矣。豈傷人乎？若果傷人，則日月所照，風雨所至，無不傷焉。然彼病而此不病，或所傷有厚薄，天其有私乎？將罰之乎？天之所罰，非人

力之所救也、而天豈有私哉、由此觀之、非風寒暑濕傷之也、宿毒感於風寒暑濕而動焉已、何謂宿毒、呂覽所謂鬱毒盡數篇是也、而妄以爲風寒暑濕所傷、吁弗思之甚也、故諄諄徒論六氣之變、辨病因病名、欲以得仲景之術者、譬猶卻步以求及前人、其不可得必矣、

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上第五

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仲景曰、隨證治之、夫隨證治之者、以見狀爲則、其則豈遠乎哉、以此觀之、此書以六經爲大綱、論病證、辨治法者、非仲景意、

不可從矣、或問曰、六經實爲醫之標準、診病由此投藥亦有異同、其病在陽也、法當汗之、在陰也、法當下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古人立以垂訓于後世、猶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也、諸家莫不率由於此、先生獨弗取、何也、曰、此書分六經爲綱、置之各章之首、以別病證、異治例、是失古道最甚也、後人以爲金科玉條、眩乎其論、而不知其僞、據六經爲標準、以論其病證、推其治例、也是以異論蜂起、群疑並生、漁者走山樵者走淵、穿鑿附會、家家異道、人人殊說、先賢之方術、於是瓦解瓜分、愈尋愈遠、

可不痛乎今欲舍其僞取其真乎則宜從扁鵲遺訓以病應見於大表者爲準決其證定其方然後其論不臆其言歸一群疑冰釋可以從事可以救疾豈不愉快乎

一太陽之爲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

以下十一章皆有證無方其論亦反古義要之皆無用之辨也夫醫之學也方而已今無方而有證是於治療無用焉古疾醫之道豈如此其迂矣哉後世之醫空論其因務審其說當其處方取諸其臆則方必不中其證假令有中焉亦妄發之中而

已空論虛說何益乎治療余於此書有證無方者皆舍而不論爲此故也他皆倣此

二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嗰嗰惡寒浙浙惡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湯主之倣之

證不具疑亦叔和所攬入也夫義無古今論無新故學者之勢在博覽古今擇其善者與其有徵者而從之矣今以脈之陰陽浮弱論其汗與熱余驗之病者脈弱者亦熱自發脈浮者亦汗自出則是言無徵也言無徵者不可以據矣且此固後世醫

之論非古疾醫之言故今弗取也書曰無誓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此之謂也嗚嗚惡寒此亦誤矣惡寒附子所主非桂枝湯所主也

遍身漿漿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

此最妄說也若宜汗之證汗多者益佳令如水流漓何不可之有此蓋因後世所謂汗多亡陽之言妄爲之說已非張氏之言者明矣

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

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劑此亦無用之辨也夫本疾莫如盡是古之格言也病證猶在者益用之可也何須更言焉且桂枝湯所主非由汗與不汗辨詳於下

禁生冷粘滑肉麪五辛酒酪臭惡等物

按玉函經千金翼方無此十五字爲是夫禁宜之說古者所無此亦後人所加也吾聞攻疾以毒藥養精以穀肉果菜古道爲爾未聞禁穀肉果菜者也從事於古道者宜縱其口所嗜以養其體也何禁之有漢魏以降寒熱溫涼之說起畏惡宜反之

言作於是乎始有禁宜焉以欺當世以惑後人世醫不察焉尊奉其說禁病者之所嗜使其不得食所嗜以養其體矣吁亦不知道之甚也但聖人平素猶禁多食况於病者乎

三 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

此脫上衝二字宜以下章爲徵

四 太陽病項背強几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

證不具葛根主治項背強急者可以爲徵

五 太陽病下之後其氣上衝者可與桂枝湯方用前法

若不上衝者不可與之

自曰姑其無有當者主上衝

上衝者桂枝所主可以徵矣他章有桂枝而無上衝證者皆定爲脫文疾醫之道不拘汗吐下之後與否一隨其證以處方而已當以後章隨證治之一句爲徵而此云下之後是無用之辨非疾醫之言也且氣者戰國以降諸家所好而談也要之疾醫變而爲陰陽神仙醫收彼虛論以飾其說已氣者造化之所主而非醫之所能爲也辨詳於下按玉函經無方用前法若五字爲是

六 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鍼仍不解者此

爲壞病桂枝不中與也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

此以汗吐下與溫鍼立論亦無用之辨也隨證治之一句實疾醫之道也疾醫之道一以貫之至矣盡矣學者其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

七桂枝本爲解肌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也常須識此勿令誤也

以桂枝爲解肌之藥既已誤矣且邪在肌表與否豈容以汗不汗知之乎夫汗不汗者客證而非主證也主證治則客證自己故其無汗苟有上衝頭

痛發熱惡風等證張氏已與桂枝湯何拘汗與不汗哉如此章大失主治非疾醫之義也若不知方意以此等言爲準則於治療必有大過不可不慎矣或曰桂枝湯與麻黃湯同主發汗其證有輕重而辨之以汗也有汗者其病在榮法當與桂枝湯其邪爲輕無汗者其病在衛法當與麻黃湯其邪爲重二方治例以此爲準今曰此章大失主治何以明之曰子過矣前章不云乎不上衝者不可與桂枝湯是桂枝湯以上衝爲主不拘汗與不汗也今試以上衝而與之桂枝湯則其證治而汗自止

若以汗而與之桂枝湯則汗不止是無他主治反故也如麻黃湯亦不可以無汗爲主證也喘欬骨節疼痛等證不見而與之麻黃湯亦無驗也榮衛之說固已臆見而已子其驗之於病者而後知張氏不余欺也榮衛之辨詳於下中篇

八若酒客病不可與桂枝湯得湯則嘔以酒客不喜甘故也

此亦不知醫事者之言也若其有桂枝湯證何避酒客之有服之卽嘔者是其藥毒中病毒之所致也故其毒已解也嘔亦隨而止矣書曰若藥弗瞑

入眩厥疾弗瘳是古之法言也今毒藥之激於病毒而嘔者固其所已何不可之有且以其人之不好避而不與則將何以攻疾也夫不事攻疾而求適口者易牙之徒而已古語曰美疢弗如惡石又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可以觀古道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朴杏子佳證不具此方卽桂枝湯加厚朴杏仁當主桂枝湯證而胸滿微喘者

十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也

空論膿說非疾醫之言

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支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

證不具

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若微惡寒者去芍藥方中加附子湯主之

證闕後人妄解此曰芍藥非胸滿所宜故去之非也余嘗疑之因參考之此書中有擘急證者用芍藥無擘急者參之也惡寒附子所主以此爲準

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瘡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脈微緩者爲欲

愈也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熱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黃各半湯

證闕論亦謬妄襍亂也桂枝麻黃各半湯蓋主治桂枝湯麻黃湯二方證相半者二方證辨詳見于上

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卻與桂枝湯則愈

證闕先刺風池風府驗之無効也夫古之刺法不可得而詳焉以余思之決不如今所傳矣今之刺

法既定其愈穴又有禁穴者而不許放刺之則不得刺毒之所在况以病人不覺其痛爲工而遊鍼於其毒間則何功之有故余之刺法不論俞穴毒之所在輒刺之而其毒動則乘其動以毒藥攻之故毒之除也必速矣於是鍼亦爲治疾之一具

服桂枝湯大汗出脈洪大者與桂枝湯如前法若形如瘡日再發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黃一湯

證闕論亦妄也桂枝二麻黃一湯蓋主治桂枝湯證多麻黃湯證少者

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

人蔘湯主之
大煩渴白虎湯所主而加人蔘證不見余嘗疑之因按千金方外臺秘要方脈經共作白虎湯主之今從之若白虎湯證而心下痞鞕者則加人蔘湯主之

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湯

證闕且論亦妄也桂枝二越婢一湯蓋主治桂枝湯證多越婢湯證少者

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

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湯主之證不具或下之亦非疾醫之言也辨詳於下按去桂二字可疑姑從舊术古者無蒼白之別余家用藥舖稱唐蒼术者大有効也有二種剉之生白衣如綿者佳蓋所謂白术者

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腳攣急反與桂枝湯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燥吐逆者作甘艸乾薑湯與之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溫者更作芍藥甘艸湯與之其腳卽伸若胃氣不和讞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若重發汗復加燒鍼者四逆湯

主之強人可大附子一枚乾薑三兩情因、甜其能並證不具反與桂枝湯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此亦後世之論非疾醫之言夫表裏之辨古者無有也古疾醫之處方一隨其證已豈有他術乎或曰邪有在表焉有在裏焉表邪攻裏裏邪攻表而求其治是猶緣木而求魚也且夫表裏之相反猶霄壤懸隔也不辨表裏而處方者不免於救經而引其足之惑矣是古人所以諄諄垂訓而爲學者先務今先生不信古訓曰古者無有也豈有說乎曰子過矣夫後世論說盛而技術昧穿鑿附

會以濟其說、要之不爲堅白同異之歸者、幾希矣。且其所謂表邪者、將何以證其果在裏焉、豈非以理推言之裏邪者、將何以證其果在裏焉、豈非以理推言之哉。表裏之說、果空論已、以空論施之實事、不亦左乎、非特無益於治、而貽禍於後世也、深矣。古疾醫之道、一隨證而處方、此證而與此方、彼證而與彼方已、何拘陰陽表裏爲夫。以表裏爲古訓者、弗思之甚矣。以復其陽、此亦非疾醫之言也。夫古疾醫之道熄、而太倉公之徒、主論之、推大過不及、論有餘不足、分補瀉之證、而立寒溫之劑、四時異其治。

晝夜殊其候、何其妄哉。夫陰陽者、天地之氣也、人稟之以生、盡則死矣、非藥石所能復也、非醫之所能爲也。論之何益之有哉。而漢以後諸家、守株不改、以爲古今不易之言、曰昧於此義者、弗能治疾也。近世學者、愈益尊信之、覃思於陰陽之義、求道於古訓之外、愈求愈不得、愈精愈迷焉、豈非北轍適越之類耶。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其是之謂歟。夫臆見之察、奇怪之說、捨而不論、務明方意、察毒之所在、隨證治之、則其事易、而道亦不遠也。世醫不察焉、迺奉無用之說、以爲

準繩順非踵弊以爭是非互相詆訛亦以五十步笑百步之類已昧哉後進之士慎勿惑陰陽奇怪之說迂遠牽強之論而專心一志唯方與證之察則可以復古矣可以從事矣醫之興也在茲醫之衰也在茲可不勉乎今云復其陽者是不知道者之言也夫陰陽者人所稟以生也豈可以藥力復之哉古語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由此思之疾醫之道唯在其毒而已其毒者人之所以害之者氣者造化所主非人所能爲也故除其所以害之者而令其天年全是則醫之功也聖人所以救天下

萬世大矣哉仁術也且君子知命故夭壽不貳焉令欲爲天所主者僭且誣也不知命者也不可不察焉芍藥古者無赤白之別分而二之者後世之說也不可從按復加燒鍼下當有四肢逆厥四字強人可大附子一枚乾薑三兩此亦妄說也夫治疾之法不拘其人之強弱因病勢之劇易藥亦從之不然不免或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或割雞用牛刀之弊也素問云病有盛衰治有緩急方有大小此之謂矣

問曰證象陽且按法治之略

此皆牽強附會之論更名桂枝湯云陽且亦後世陰陽家之言非古疾醫之義

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中

太陽病項背強几几無汗惡風葛根湯主之

葛根湯方中有麻黃故曰無汗歟然以無汗爲麻黃主治者謬矣麻黃主治則喘欬及骨節疼痛是也觀於麻黃湯辨可以見已上篇

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

證闕下利非葛根湯所主也以前章及桂枝加葛

根湯證徵之此當有項背強几几等證也合病併之

病之說不取下皆倣之

太陽與陽明合病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之

利與否

證不具此亦當有項背強几几等證也不必拘下

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妄

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連黃芩湯主之

證闕醫反下之亦無用之辨脈促者表未解也妄

也夫指之於脈也僅知浮沈遲數等而已至二十

七脈者誰能辨之王叔和曰夫脈道至妙聖人秘

寶陰陽隱奧其理幽微非神明何以能見死生又曰辨死生存亡又曰其體難辨指下難明又曰決死生于指下定禍福于人迎吁王氏旣曰非神明何以能見死生又曰決指下又曰難明何其言之不一也要之王氏好虛論而實之不察所以不覺其言之相矛盾也夫王氏自以爲神明耶將以爲非神明耶若果爲神明乎則王氏之所獨而非庸人所能及也若果爲非神明乎則雖王氏亦弗能明之也王氏之論非虛則強人以非所可企及也若惑乎王氏言從事於此則終身栖勞而無功

也易不言乎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知湯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余故求知其簡易而易知者而不求察其繁而難察者也學者其務從事於易知者而不務察其難察者庶幾無大過焉其所謂易知者何也曰隨證治之是而已豈有他術哉此方以葛根爲君黃連爲臣當必有項背強几心心中煩惱等證素問曰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學者宜審君佐察方意然後從事

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

喘者、麻黃湯主之。

此麻黃湯正證以此爲徵矣。

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不可下、宜麻黃湯主之。

不可下三字、宜刪。夫汗吐下者、自彼而作、故隨證投劑、其藥瞑眩或汗或吐或下、病乃已、余驗之事也、者、有所謂汗劑而不汗、下劑而不下、吐劑而不吐者、由是觀之、豫定汗吐下之劑者、非疾醫之事也、太陽病十日以去、脈浮細而嗜臥者、外已解也、設胸滿、腸痛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者、與麻黃湯。

八升

脈但浮者、與麻黃湯誤矣、麻黃湯辨

篇

脉

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燥者、大青龍湯主之、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瞞、此爲逆也、溫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出多者、溫粉粉之、一服汗者停後服、汗多亡陽、遂虛、惡風、煩燥、不得眠也。

證不具大青龍湯、以麻黃石膏爲主、故不可無喘、及欬嗽渴欲飲水證、苟有其證、則雖脈微弱、汗出、惡風者、服之可也、何逆之有、按玉函經、不汗出而煩燥、下有頭痛二字、是也、又按尚論篇條辨續論、

此爲逆也、下有以真武湯救之六字、是也、厥逆肉瞤筋惕者卽真武湯所主也、溫粉之法古者豈有之哉、蓋後之陰陽醫恐汗多出而中風寒則傷榮衛、故爲是已、夫爲風寒所傷者身有毒故也、身苟無毒何傷之有、今不務去毒而徒恐中風寒、因爲之備、是不壅其源而備其末流也、一服汗者停後服、汗多亡陽、遂虛、惡風、煩燥、不得眠也、此亦後世之妄言已、夫醫之除毒也、猶農夫之斃蟊也、絕其本根、勿使滋蔓已、蔓則難除、故余之治病也、汗雖多、其毒未除、則不停後服、愈益用火、絕其病根。

青龍湯發之

證闕大青龍湯發之、亦非疾醫之言也、疾醫之術、以某藥與某證而已、何發之有、

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渴、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龍湯主之、若渴者、以下略

證不具、或渴以下、恐後人攬入也、按小青龍湯證、

而渴者大青龍湯所治故此不_合有渴證加減之法亦非張氏之舊也不取下皆倣之

傷寒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發熱不渴服湯已渴者此寒太欲解也小青龍湯主之

證不具然欬而微喘者小青龍湯所治也服湯至解也十一字宜刪

太陽病外證未解脈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

證闕

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主之



證不具說見于上篇

上

太陽病外證未解者不可下也下之爲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湯主之

太陽病先發汗不解而復下之脈浮者不愈浮爲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脈浮故知在外當須解外則愈宜桂枝湯主之

並證闕論亦妄舍而不論

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此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

證不具且八九日以下，臆說不可從矣。

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宜麻黃湯。

脈浮而數者可發汗宜麻黃湯。

並證闕亦非疾醫之言。

病常自汗出者此爲榮氣和榮氣和者外不諧以衛氣不共榮氣和諧故爾以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復發其汗榮衛和則愈宜桂枝湯。

證闕榮衛之說非疾醫之義也夫榮衛者氣血之別稱在於皮中不可得而見也將何以知其和與不和乎令以自汗爲徵亦臆說已。

六

病人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此衛氣不和也先其時發汗則愈宜桂枝湯主之。

證不具先其時發汗則愈妄說甚矣千歲之名醫不能改轍漫信若說抑亦何心哉。

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

證闕致衄者因不發汗故耶非耶是未可知也而此云不發汗因致衄者可謂臆說矣。

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必衄

宜桂枝湯。

並證不具論亦臆已

傷寒發汗解半日許復煩脈浮數者可更發汗宜桂枝湯主之

證闕

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乾薑附子湯方意不明故不取

發汗後身疼痛脈沈遲者桂枝加芍藥生薑各一兩人浸三兩新加湯主之

證闕

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艸石膏湯主之

證不具夫疾醫之處方也唯隨證而已豈拘汗吐下之後乎

甘艸湯主之

發汗過多其人又手自冒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稱發汗過多者與汗多亡陽及不可令如水流滴之意同皆後世妄說也辨見于上其人又手自冒心者衝逆劇故也

發汗後其人臍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艸大

棗湯主之作甘爛水法取水二斗置大盆內以杓揚之水上珠子五六千顆相逐取用之

欲作奔豚非疾醫之言也凡疾未發而豫指其歸者皆臆說已假令偶有中豈可以爲準哉故弗取也或曰古人云上工治未病今先生豫指其歸者爲臆然則彼亦非歟曰非此之謂也余爲子說之今試診云快然無所病者其人有毒者不少焉其動也必發而爲疾病及其未發除之則不爲疾病也故能知毒之所在而逐除之使不爲疾病也是之謂上工治未病也非豫知發某證而治之之謂

也故豫期發某病者內經以下諸家之妄言也奔豚者言悸而逆衝甚之狀也金匱要略云奔豚病從少腹起上衝咽發作欲死復還止豚與遯古字通用馬融長笛賦山水猥至渴濕噴沫奔遯碣突嵇康琴賦從橫駱驛奔遁相逼可以徵矣脈經腎之積名曰奔豚發於少腹上至心下如豚奔走之狀妄哉甘爛水夫擇水之法古者無有也蓋自陰陽之說行後方技家糅醫以神仙於是乎有迂遠奇怪虛誕無稽之言迺至論水之性味以煮藥石遂有以上池水服藥則知物等之說本艸論水

數種醫學正傳著水名十有七皆以理論之已夫論水茶博士之事也醫之治疾爲攻毒而非爲賞味也奚論水之爲

發汗後腹脹滿者厚朴生薑甘艸半夏人蔘湯主之證不具腹脹滿者厚朴所主合觀大承氣湯所治腹滿證可以見焉且方中有半夏生薑當有嘔吐證半夏半斤宗本作半升是也

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沈緊發汗則動經身爲振振搖者茯苓桂枝白朮甘艸湯主之

十五
證不具此方以茯苓爲君有白朮則不可無心下悸小便不利證發汗則動經是亦臆說
發汙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芍藥甘艸附子湯主之

證不具虛故也三字非古義也凡此書中說虛實余之所不解也素問曰有者爲實也無者爲虛也又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又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夫邪者非常之物故其有謂之實也精者有常之物故其無謂之虛也攻邪以毒藥養精以穀肉果菜古法爲爾劉張李朱之徒動論虛實謾

投復芪之劑曰補其氣虛也妄矣哉後世之醫一意從其說而不察藥之不可以補氣遂有補氣行氣則病自除之說焉於是乎雷同其說專投復芪以庶幾疾病自除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病不自除不可救藥者甚多矣可不痛乎哉是無他深信劉張李朱之言故也今不拘其所謂虛實一隨證而投藥以穀肉果菜養精則疾病去而精氣自復故是令全終天年之術也以余觀之後世以爲虛欲補之者皆有病毒而當攻之證也學者思諸芍藥甘艸附子湯卽芍藥甘艸湯加附子者以是觀

之主芍藥甘艸湯證而惡寒或四肢微痛者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燥者茯苓四逆湯主之證闕此方卽四逆加人復湯加茯苓六兩當主四逆加人復湯證而心下悸肉瞤筋惕者

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不惡寒但熱者實也當和胃氣與調胃承氣湯

證闕虛實之辨已見當和胃氣與調胃承氣湯妄也調胃承氣湯辨詳於下陽明篇

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燥不得眠欲得飲水者稍稍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

微熱消渴者與五苓散主之多飲緩水汗出愈

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夫欲得飲水者多與之何害之有今曰少少與飲之者是恐飲之多致害也所嗜欲之物豈爲害乎不思之甚辨詳於下陽明篇小便不利微熱消渴是五苓散正證也以此爲

徵矣多飲緩水汗出愈亦妄

發汗已脈浮數煩渴者五苓散主之

傷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艸湯

主之

並證不具但爲五苓散主治渴之徵茯苓甘艸湯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是五苓散所主也名曰水逆亦無用之言也夫名者實之賓得實則名可舍他皆倣此

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爲逆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梔子豉湯主之若少氣者梔子甘艸豉湯主之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主之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

服

發汗至顛倒皆妄言也、心中懊憹、梔子豉湯所主、以此爲徵、若少氣者、梔子甘艸豉湯所主、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所主、亦可爲徵、少氣者、謂毒之急迫、而氣息微微將絕也、卽甘艸所主、醫宗金鑑、汪琥曰、虛煩二字、不可作真虛看、作汗吐下暴虛看、諸家以謂其虛不補而自復也、此言似曰、真虛則補、之非也、夫藥皆毒物也、故周官曰、聚毒藥以共醫事、何物能補之、且病毒去則自復、諸病皆然、今獨於此證、謂不補自復者、何素問曰、藥以祛之食

以隨之、可見藥之非補物也、若夫毒去而氣息微微、以至於死、非藥力所能救也、命也、而惑者以爲誤治、懲而毖其後、於是乎懈於去毒、使疾殖焉、及其死也、曰命也、非醫之所能爲也、譬之猶懲於羹而吹鑿、豈非不明乎、術之過邪、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已、且夫盡人事而死者、正命也、今忽於去毒、豈爲盡人事哉、得吐者止後服、集註曰、得吐者止後服六字、皆因瓜蒂散中有香豉、而誤傳於此也、令爲刪正、是也、但以瓜蒂散爲吐劑非也、說已見中篇

發汗若下之而煩熱胸中窒者梔子豉湯主之

傷寒五六日大下之後身熱不除心中結痛者未欲解也梔子豉湯主之

並證不具梔子豉湯辨已見

傷寒下後心煩腹滿臥起不安者梔子厚朴湯主之

心煩腹滿梔子厚朴所主亦可以爲徵矣

湯主之

二章曰下後曰以丸藥大下之皆非疾醫之言

凡用梔子豉湯病人舊微溏者不可與服之

出酒器

有梔子豉湯證者與梔子豉湯何害之有

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

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湯主之

真武湯證以此爲準

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

裏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救裏宜四逆湯

救表宜桂枝湯

證不具雖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無急迫證者非

四逆湯所主也救表救裏亦非疾醫之言也辨已

見本邦近世所用四逆湯減甘艸則非真四逆

湯也其減之謂甘艸不宜。本邦人也殊不知四逆湯以甘艸爲君若減之則是減主將之威而責士卒之功也必不幾矣不知何人始作偏大害於醫事不可不察也。

病發熱頭痛脈反沉若不差身體疼痛當救其裏宜四逆湯。

證不具

太陽病未解陰陽脈俱停必先振慄汗出而解但陽脈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陰脈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主之。

子姪所言

證闕亦非疾醫之言

藝文志

太陽病發熱汗出者此爲榮弱衛強故使汗出欲救邪風者宜桂枝湯。

證闕亦臆說

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脇下痞鞕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欬者與小柴胡湯主之

以下略

傷寒至中風非疾醫之言胸脇苦滿小柴胡湯證以此爲徵或以下不取夫以日數投藥又拘病因

病名或察汗吐下之後處方則不能無反無側壹隨證爲治故余不由也他皆倣此

八十六 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於腸下正邪分爭往來寒熱休作有時默默不欲飲食藏府相連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嘔也小柴胡湯主之證不具且血弱至正邪分爭及藏府相連邪高痛下等皆臆斷無替之言也夫氣也血也造化之所爲也皮裏之事隱而不見何以能察而徵之且嘔之所由生不可得而知也而欲知之者所謂索隱行怪而已今一隨見證而處方則疾無弗瘳者夫

論乎未見說乎未發以銜其技其言孟浪而無明徵焉空論諄諄實爲無用長物欲從事古道以救疾苦者慎勿事空論

服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也以法治之

證闕論亦臆已

十七 得病六七日脈遲浮弱惡風寒手足溫醫二三下之不能食而脇下滿痛面目及身黃頸項強小便難者與柴胡湯後必下重本渴而飲水嘔者柴胡湯不中與也食穀者嘔

皆謬誤臆說非疾醫之義也雖飲水嘔者有柴胡

證則與柴胡何害之有、且方所指不明、鹵莽甚矣、夫人之所重莫過於生、雖脩短有分、年壽懸於天矣、誤治則其身已斃、神明消滅、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故醫事不可不慎矣、

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頸項強、腸下滿、手足溫而渴者、小柴胡湯主之、

誤也、小柴胡湯證而渴不嘔者、是柴胡太半夏加括蔞湯所主也、按外臺秘要、作柴胡桂枝乾薑湯、亦不可無胸腹有動而衝逆等證、

二十七
傷寒陽脈澁、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者、先與小建中

湯不差者、與小柴胡湯主之、嘔家不可用建中湯以甜故也、

傷寒至法當十字宜刪、腹中急痛者、是小建中湯所主也、非小柴胡湯證也、今云不差者、與小柴胡湯、是其術不明也、仲景豈如此拙哉、且夫柴胡建中二湯方意大異、小柴胡湯以柴胡爲君、其所主治、胸膈苦滿、小建中湯以芍藥爲君、其所主治、腹中拘急急痛、決不可混同矣、湯稱建中者、亦非古也、古今錄驗、千金方共稱芍藥湯、古者以君藥爲方名、蓋必古名、按尚論篇後條辨續論、無嘔家以

下是也

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

夫疾醫之從事也必先審其證察藥君佐取其所主之方以與之故從事於斯道者不可不明方意也夫明方意在藥之君佐故君藥之證不見者其方不可與也君藥之證見則佐藥之證不具亦與之是君佐之別也成無己曰柴胡證是邪氣在表裏之間也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胸下痞鞕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欬但見一證便宜與柴胡湯治之不必待其證候

全具也妄也夫柴胡湯以柴胡爲君故不可無胸脇苦滿之證彼亦昧於此義故謬誤如此

凡柴胡湯病證而下之若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湯必蒸蒸而振卻發熱汗出而解

方證相應藥量得其所而疾未已者其毒未盡故也益用之則疾無不治者豈惟柴胡湯證已哉諸方皆然蒸蒸而振卻發熱汗出者是瞑眩之狀也夫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凡治疾之道宜以此爲法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

誤也按心中悸而煩者是黃連所治非小建中湯

所主也、小建中湯辨已見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柴胡證

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嘔不止、必下急鬱鬱微煩者、

爲未解也、與大柴胡湯、下之則愈以下略

先與小柴胡湯者、是非良工所爲也、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亦非大柴胡湯主證也、二方意大同而小異、以小柴胡湯有人蔘、大柴胡湯有枳實、芍藥大黃、而有生薑多少、可以觀其所異、

傷寒十三日不解、胸脇滿而嘔、日晡所發潮熱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證、下之而不得利、今反利者、知醫以

七十七

丸藥下之、非其治也、潮熱者、實也、先宜小柴胡湯以解外、後以柴胡加芒消湯主之、

胸脇滿而嘔者、小柴胡湯證也、其他妄說也、按此方卽小柴胡湯加芒硝、不可無其證、說詳於藥徵、傷寒十三日不解、過經讖語者、以有熱也、當以湯下之、若小便利者、大便當鞭、而反下利、脈調和者、知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脈當微厥、今反和者、此爲內實也、調胃承氣湯主之、

皆臆見妄說、非疾醫之義也、調胃承氣湯辨詳於

下、陽明

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湯先食溫服五合日三服當微利

血證少腹急結上衝者此湯所主治以此爲徵其他臆說妄言已凡經絡及藏府之說皆後世陰陽醫之言而無用於醫事也其外不解者至外解已亦非疾醫之言也夫藥皆攻疾之具則何物有不攻者乎而曰尚未可攻弗思之甚也先食二字宜刪三服當微利是妄說已夫疾人人而異則疾之

與藥相應亦有遲速不同焉豈可豫期三服微利哉

傷寒八九日下之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讞語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主之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方意不明故舍而不論
傷寒脈浮醫以火迫卻之亡陽必驚狂起臥不安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主之

證不具傷寒至亡陽非疾醫之言也此方卽桂枝去芍藥湯加蜀漆龍骨牡蠣當主桂枝去芍藥湯證而胸腹有動驚狂起臥不安者辨在藥徵救逆

二字恐後人攬入

燒鍼令其汗鍼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氣從少腹上衝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湯更加桂二兩

燒鍼至必發奔豚氣皆空論臆說疾醫所弗取也從少腹上衝心者逆衝甚也由此觀之桂枝所主益明矣

火逆下之因燒鍼煩躁者桂枝甘艸龍骨牡蠣湯主之

證不具火逆下之因燒鍼非疾醫之言也按此方

以龍骨牡蠣爲主有桂枝甘艸則當主胸腹有動而上衝急迫者辨詳於藥徵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下溫溫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滿鬱鬱微煩先此時自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湯若不爾者不可與但欲嘔胸中痛微溏者此非柴胡證以嘔故知極吐下也

皆臆說妄言舍而不論

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沈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鞭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抵當湯

主之

太陽病身黃脈沈結少腹鞭小便不利者爲無血也

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

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爲有血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丸服之時當下血若不下

者更服

金匱要略曰腹不滿其人言我滿爲有瘀血千金方曰治月經不利腹中滿時自減並男子膀胱滿急者聖濟總錄曰治瘀血月水不利少腹滿急者合而觀之本論所言少腹鞭滿小便自利及三書

所言腹不滿其人言我滿及腹中滿時自減及小腹滿急等是抵當湯所主也驗之於病者必有効焉他臆說妄言不足採論也論語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從事疾醫之道者亦可法此聖言也凡諸證可以從事者當博考諸書審定其取舍闕疑闕殆以至於寡尤悔然後爲得學者宜觸類推求之以小便自利不利論血之有無非疾醫之事且血者造化所主非醫所及也驗之於病者小便自利而血證不見者有之小便不利而血證見者亦有之豈其果爲諦哉不思之甚

也張氏曰隨證治之實醫之則也服之醉時當下血亦妄已丸與湯無大異焉但因病勢之緩急已急則用湯緩則用丸也

補正輯光傷寒論卷上終

吳中華書局影印

